

寒风文集

HAN FENG WEN JI

第二卷

党和生命 雪乡

● 寒 风

作家出版社

寒风文集

HAN FENG WEN JI

党和生命 雪乡

第二卷

● 寒风



作家出版社

第 二 卷

党和生命 雪 乡

目 录

党和生命(短篇小说)	1
雪 乡(长诗)	27
引 子:白玛央金的歌	29
一 血染高原	32
二 重上征程	44
三 金桥飞架	61
四 初踏山南	69
五 春到错拉	77
六 送别	99
七 撤离山南	107
八 狼烟遍地	116
九 拉萨叛乱	127
十 达赖被劫	150
十一 白玛央金	158
十二 向山南进军	170
十三 强渡雅鲁藏布	189
十四 千里驰驱	203
十五 分裂	216
十六 雪暴风狂	232

党和生命



(一)

在一个干枯了的树墩子上，战士尹青春正挺着身子出神地呆望着。他的视线穿过竹林，穿过黑绿的树叶子，投到那充溢着阳光的旷野上。一只手无意识地抚着晒热了的机枪，机枪闪着蓝光。草坪上散发着南方特有的羊桃的香气，好像北方初夏时水香白杏儿的味道。风是温和而爽快，南国的初冬是那樣的叫人惬意呀！但是这机枪手完全没注意到这上面，他在倾听着政治委员的讲话。

政治委员马绍同志讲得脸都红涨了。他挥着手高亢地说：“同志们！敌军白崇禧部队被我们兄弟部队从北面压下来了。现在他只有一条路——从海上逃跑。所以他集中兵力十几万人，摆开作战的姿态，向我们这面进攻，企图夺取廉江，沿着雷州半岛逃到海南岛去。我们的任务是要截住他，把他堵在大陆上歼灭。”

“同志们！这是党中央、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。我们要跋山涉水，日夜猛进，不顾疲劳来进行这一战役。这一战役是在中国大陆上带决定性的一战。我们要打好这一仗，使我们祖国和人民早日脱离战争，走向和平幸福的建设。我们党员要发扬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概。我们要明确地认识到：过去的艰苦奋斗就是为了这个。而今天呢？全国的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，看我们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。我们说：我们百分之百的完成，决不给党、给国家、给人民留下后患。”

“在我们个人说来：我们过去是得过荣誉的，现在我们要争取光荣到底。我们要奋不顾身，英勇作战，创造我们不朽的成绩，我们要永远光荣。”

战士们忽然伸出多少只粗实的汗渍的大手，用力地鼓起掌来，好像一阵急雨，骤然降临到这草原上来一样，连竹叶也萧萧地颤动了。

近两个月以来，他们跨过五岭，通过丛山瘴气，一直打到南海边上，被火热的太阳和海上吹来的威风刺得脸都裂了皮。他们长久地奔跑着，现在又为新的任务而激动了。

政治委员又在高声地叫着：

“我们怕困难吗？不！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，在我们面前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和障碍的。我们有对党、对人民祖国的忠心，这就是无比的力量。”

又是一阵脆裂的掌声，人们都从草坪上立了起来，机枪手握了一下手指，巴巴的响了一阵，提着机枪走开了。

下午，在村前的池塘边的草岸上，人们一簇簇地分开，讨论着政治委员的报告。会议在庄严的进行着，这是党的会议。太阳已经西下，还留下最后的霞光，透过草莽的山岗，展望着人们的活动。好像它从没有见过这些人们，会把这浩大的空间，震荡得如此雄壮。

当这会议开始的时候，机枪射手尹青春听到哨子的声音，慌张地从屋子里跑出来问道：“在那儿集合？”

“开党的小组会，不是集合。”吹哨子的人告诉他。

他猛然沉默了。

“党！”

突然地好像一下子翻起了内心积压的难过，他默默地走回来，坐在铺草上，用手托着腮，一言不发地呆着。思想像一团乱麻扯在刺丛里一样。他曾为这苦恼到极度，——战争已经快

结束了，在战争之中没有成为党员。那就是说，在生死斗争之中没有获得自己最高的考验，不够党员的条件，现在……心乱的说不成个样子。

刚才政治委员的话把他激励起来了，为着这战役的光荣，他感伤地想着：“就是永不成为党员，我也是忠实于党的。”所以他悲伤可也愉快，可是当听到党员开小组会的时候，他的头懵起来，又把多少伤心的事逗出来了。

……一切都是光荣，为人民服务，勇敢地去作战，争取英雄……为这而入党更光荣。立刻他否定了思想上消极的认识。明确了在战争和一切困难中对人民对党的忠诚，是考验一个党员的最高标准！……

现在党员们都开会去了，自己丢在这里冷清清的坐着，想到自己过去也曾为革命战争流过血，可是不是党员，他觉得自己是被舍弃的无助的孤伶的人了。

他痛哭了！

(二)

尹青春是全连出名的机枪手。他才二十二岁，已经长成粗大的个子。他是河南省东部大平原上的人，一九三八年蒋介石决堤使黄河泛滥的时候，把他小小的家产冲光了。父亲走到外面去谋生一去无踪，他们出来逃难，母亲在半路上饿死，他自己就漂荡起来了。几年之中他讨过饭，放过牛，在泛滥的黄河里撑过船，所以他的手也就强壮了。因为一挺机枪比一个橈要有力的多，最后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。那是在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正是在中原打击反革命武装的时候，尹青春受到了党的教育，参加诉苦，他觉悟了。在频繁战争生活中，在和同志们一起作战之中，锻炼了他，到淮海战役，他已是一个很好的战

士了。

每当他想到那光荣的出名的淮海战役的时候，他就悲哀地埋怨起自己来。

淮海战役，他曾请求入党，让党在战斗中考验自己。那时他是弹药手，在攻击的时候，他带了足够用的弹夹，此外又带了十颗炸弹，两个手炮，插在腰带上，就发起了冲锋，一直随着射手冲进敌人阵地，射手被打倒在开阔地上，他愣了一下，抓住机枪压上一夹子弹，端起来冲到前面去，给步兵开辟道路，子弹打完了，他说：“我用炸弹掩护。”掂着炸弹参加步兵的冲锋了。

战斗下来他被人们称赞着。

因为他爱吸烟，把一个俘虏的精致的木烟斗装到他的小布袋里，他真是喜爱它呢，但没有向任何人谈到这件事。

第二天，排长黄自立和他谈话，他们走到村外枯了的枣树林里闲转着。

“尹青春！你战斗上是很好的，大家都称赞你，就是那一个烟斗……当然，这是小事情，可是这是战场纪律，那一点东西不算什么，对纪律忽视是不行的，使党的威信受影响。”

排长的谈话指出了政策纪律是党的生命，尹青春没有很好检讨，认识自己的错误，入党问题拖下来了。

渡江以来，一直追击敌人到南海边，把敌人全部歼灭了，在那潮水上来的淤泥里，两只脚泡在盐水里作战，鞋子都挂不住脚了，好长时间是光着脚的，有的人在拾鞋子穿，他也跟着一起违犯了纪律。可是事后比什么都后悔，恨自己，他明白了“我错了！”现在什么都重新想起来了。

尹青春像受了伤一样悲痛的掉着泪，可是他真的受伤的时候是没有掉泪的。多少年来，生活中经历过多少艰难和悲痛，以及死去自己亲爱的母亲，都觉得平淡，唯有今天使他的眼泪

滔滔不绝……他的头开始懵懵的痛了，浑身冷的颤抖……

他确实是病了。

傍晚的气候是凉爽的，从南面一百多里以外飘来温和的海风，好像用手可以摸着似的，柔和而长久地贴在人们的脸上；从屋子外面送来阵阵羊桃的甜香，混合着稻田的泥土和稻草干燥的气味。尹青春静静地躺着，他的脸已经开始热起来，呼吸也是粗而短促，后来，也就昏昏地睡着了。

直到日落，被一只潮湿的凉凉的汗手触醒，那手从他的前额挪去，又解开扣子轻轻地压到他的胸脯上，说“他病了！怎么办？”以后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班里就更没有人了，那么多的新同志……”尹青春朦胧中听到有人叫他。

“尹青春！病了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睁开眼睛看见班长陶义信蹲在他跟前。凉凉的手贴在他火热的身上，觉得那样的舒服。

陶义信重复地说：“你是病了，浑身热的烫手。”

“刚才有点儿冷，这会觉着热了，不要紧，你们开完了会了？”

“完了。”

“晚上班里开会吧？”

“开”。

陶义信把尹青春的衣服扣好走出去了。尹青春被这真诚的抚慰惭愧得又一次的掉下泪来了！

夜里，一盏微弱的灯光，火苗儿在跳动，全班的人都集拢起来。

“在同志们的面前表示我的决心。”班长陶义信说：“我是一个党员，要不顾一切完成党给我的任务，党培养我这么多年，我自己惭愧对党没有贡献。在这次战役中，我绝不顾惜我的生命，我要带领同志去立功。”

尹青春感动地把久已想好的话，恨不得一下子都吐出来，虽然他知道对他是十分困难的，但是他说：

“报告！我发言，这回是最大最有意义的一仗，不管我病的怎么样，我爬也爬到战场上去，争取立功，争取入党。完了！”

班长不放心的看着尹青春。

“同志，按工作说是离不开你，可是考虑你的病……”

尹青春说：“病先不谈，说工作吧！”

夜很深时散了会，尹青春从屋子里出来走到院子里，好像感到一些轻快了。他顺着夹道走出来，走到照着繁星的池边，嗅到一股河泥的清凉的气味，村子的一端，一个孤立的房子里射出了淡红的光。他推开门进去，一直走到灯前，好久不出声的站在文化干事李长亭的旁边，后来有些害羞的要求对方帮他写个请求书。

尹青春像孩子样的规矩，也用孩子样的声调说着，虽然他长的又高又大，在这时反觉得所有的人都比自己高大得多，自己渺小的可怜啊！他看着文化干事的笔的活动，开始了他的叙述，慢慢地说着，好叫对方一字不掉地记下来。

“……淮海战役，我犯了错误，战场上犯了纪律，我对不起党，在这次广东战役，看到别人犯纪律，自己不制止，自己也跟着拾了一双鞋子……我保证在这次战役中，坚决响应党的号召，不但要打好仗，还要做好纪律，让党在这次再考验我吧！”他好像放不下心似地，一再重复着他的话。

灯光晃动，他仰起头来想着，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呢？如果可能的话，真会把心掏出来表白自己。灯光映着他焦急的神色，现在感到时间是迫不及待了，什么都晚了，而自己像是走了多少弯路，什么都没有走到头，而且要重新去走。感到多少沉重的东西在压着自己，阻碍自己到达“党”的路上！他咽了

一口唾沫说：“过去的事情，我不说了，从今天起，我全心全意努力去完成党给我的任务，我一点也不可惜我自己，死活的问题撇到一边去。”

他在自己名字下面按了一个手印，把纸折起，站起来走出去了。外面一切都是静静的，池水映着星星在跳动。他仰起头来，一排三颗小星正临到头顶，他站住了，用手摸着决心书，想着：

“天一明就交给支部书记。”

(三)

广东茂名县以西，完全是一片荒山，从那密封的林丛中进行，常是找不到路的，在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，连一根黑线都没画着，山越来越高起来，几路大军不分昼夜在山区中爬行。尹青春的病显然是一时一时的加重着。

班长苦恼了，“同志！留守吧！不要把身子拖坏了！”

尹青春拒绝着：“病能挣扎过去，我能跟上队伍的，走吧！”

班长凑近他说：“你自己估量着吧！”

尹青春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陶义信说：“我也不愿意叫你留守……”

“就不留守。”

班长继续说着：“新同志太多，只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诉苦教育，都没有打过仗，班里的老同志少，一路上都得抓紧时间做工作……”

“班长！你放心吧！”

艰苦在煎熬着他，他一歪一斜地的小路上颠簸着，似乎天地都在旋转，他紧紧地跟在队伍的后面。跟他一起走的是他的

弹药手赵玉珍，是一个新解放的战士，山东人，今年才二十二岁。他想，他不能这样沉默着，他应当工作，于是挣扎着镇定起来，换了一口气说：

“赵玉珍！你怕不怕打仗？”

“我没有打过仗……”

“不怕，你打过一次仗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这样还能打仗吗？”

“能！你别看我现在有病，一打仗就好了。病不算什么，一阵儿的事情。”谈话便开始了，他紧迫地换着气继续着说：“从前，我也是怕听见枪响，枪一响就哆嗦，心咚咚地跳。后来我们诉苦，挖穷根，你看，我们的穷根儿原来都扎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，我们在人家屁股底下压着翻不起身来！我们就因为这受罪的，奇怪吧，一想到自己的苦处，胆子就壮起来，敌人打的越厉害，我们的恨劲儿越大，我们要给自己爹妈报仇，给穷人报仇。……现在的痛苦是一时的，忍受过来就是幸福，苦还能苦死人吗？可是幸福是子子孙孙的事情。”

不知有多少荒山在他的话声里划向东去，西下的太阳正烤着他们的脸，尹青春的额角沁出了汗珠，病已经觉得轻松一些了。

这一天炮声听的更近，而且听到重机枪的声音。

部队挤到一很脏的院子里，坐在背包上等待着，有一边正架着行军锅烧饭，火苗几乎把锅都吞没了，水往外溢，那切菜的声音也和机关枪的声音相仿，从人群里挤着政治委员的小个子，人们用鼓掌来迎接他，他敬了一个举手礼回答战士们的欢迎，他的手刚一举到帽檐上，激烈的掌声又起来了。

政治委员坚决地挥着手，最后他握紧拳头说：“我们要卡住这雷州半岛的咽喉，把敌人一举歼灭。”

立即紧张起来了。

尹青春把自己身上的东西——水笔、钱……都搜索出来，跨过机枪，伸出大手一把拖住支部书记：“支部书记！……给你。”

支部书记握住他的手：“同志！你和事务长留在后面。”他盯住尹青春的脸。这机枪手真急了，一时说不上话来，嘴脸在动着。

“我下过决心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但是你现在病了！”

“不，我已经好了，我没病。”

支部书记何子毅紧紧地看着他，收了这固执的机枪手交来的东西，只说了一个字“好”，他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。战争之中，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行为，叫人感动得掉泪，这就是战胜敌人的力量。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党不会忘掉任何一个同志的。

饭刚煮熟，肉和白菜还是生的，开晚餐了，白菜在牙上嚼的发响。

人们都带着饭碗拥向集合场去了。赵玉珍跟在尹青春的背后，担心地问着：“小组长！你能行吗？”

“行，我已经好了。”

赵玉珍感动地看着他，黄黄的面孔，没有一点血色，他没法明白这里面的玄妙，疟疾已经发了三次，人还是跟铁棍子一样的不屈不挠。方才只喝了一碗米汤，这还行吗？他心想：这个大个子的机枪手一定会昏倒在路上。

尹青春回过头来对着他的弹药手说：“弹夹都准备好了吧？把子弹装好，上上油。”

赵玉珍说：“准备好了。”

“打起仗来，你走在我的背后，不要掉了，唔？”

“不怕，你到那儿，我跟你到那儿。”

短短的时间，已经使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了。战争时的友

情结合得最快也最紧，他必须教会自己的战友如何的打仗，如何的坚定起来，他说：“打仗不可怕，你记住，我们越勇敢，敌人就越稀松，见了敌人就冲锋，他就连枪也打不准了。要是我们动作慢了，敌人就有瞄准的机会了。要是我们连冲带打扑上去了。敌人就连还手的空子都没有了。你跟着我，我叫你卧倒你就卧倒，我说冲你就冲，这是我们为人民立功的机会。”

深深的夜，上弦月照着荒山，攻击部队从各个山谷中向宝圩伸出去。

(四)

敌人一路拆毁了桥梁向西北逃去。追击部队被阻在北罗江东岸，两面都是高山，北罗江横躺在前进的路上。很明显，需要会水的人去架桥。后续部队都涌上来了，尹青春一面解着衣服一面走到班长跟前说：“我算一个吧！”

“行吗？”班长看着他那黄色的贫血的脸很难决定，可是眼前正需要他这样一个人，只得答应了。

尹青春充当了水手，跳下江去，他们四个人游在江中，逆水划上去，把上面崖石下的木排拖下来，横搁在激流上。

尹青春的水性是很好的，他那水上的本领和在陆地上一样，但这时蓝色的急流冲得他也停留不住，他用一只手拨着水一只手抵住木排，另一个人把当中联结起来，用木板垫在木排上。

正在游水的时候，绿色的浪头把他白色的身体漂出了水面，他第二次沉下去抵住木排。骤然袭来一阵寒风，身子禁不住地战栗起来，面色青苍。他用力划了两下，走上一个浅滩，抓住桥腿用葛条绊住木排，拴结实之后才游回对岸来。猛一下上岸几乎被摔倒，他的疟疾又来了！

桥在半个钟头架成，部队通过了。

陶义信走到他的跟前，接过那挺机枪来，忧心地：“把东西给我，慢慢地跟着走吧！”他不想抱怨他的下水，这是他的功劳，不是错处。

尹青春说：“不怕！一会就过去了。”

赵玉珍把小组长的东西都背到自己身上。尹青春已经浑身烧起来，眼睛都是红的，走路恐怕是困难了，身子已经站不住了。

赵玉珍说：“小组长，坐一会儿再走吧！”

“不用，病就是这样，你依着它的性子，那就半步也不能走了。其实走和不走都是一样。”他想无论如何要跟上队伍，不然班里有了任务我们赶不上去。想到这里，他又从衰弱之中坚强起来。

真如同火在他身上烧着，头昏胀的痛起来，他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，只是机械地迈着两腿。杂乱的荒山和西晒的太阳，使他眼睛昏迷，嘴唇也裂了，看样子一倒下去，就永远不会再爬起来了。他迷糊地觉得不是在走路，跟刚才游在水里一样，又顿时觉着水都是滚沸着的。但他坚持着。

为着病的磨难，和长时间不休息的跋涉，他的思想也在纠缠着。他奇怪：每一想到自己、怜恤自己的时候，就立刻觉得软弱起来，再没力量支持了；一想到革命和党的事业，就觉得强硬起来，腿上也增加了无穷的力量。

傍晚的风掠过西面的山岗吹过来。长久的血液的奔腾被这凉风一吹，眼膜上的充血退去了，如同在他身上掀去一个火热的笼盖，他告诉他的弹药手说：

“赵玉珍，我好了！”

赵玉珍用手在他前额一摸，触到凉凉的汗珠，头已经不烧了。“唉！你这一关又过去了，我以为你连那大山都上不来